

法輪功學員被迫害 致死人數急速上昇!

編者按：過去一年法輪功學員死亡人數從22人暴增為252人，增加的速度十分驚人。

眾所周知，法輪功是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民間修煉。其本身並無任何政治訴求。法輪功學員遵循“真，善，忍”的原則，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江澤民一夥出於私利，置國家穩定於不顧，近兩年來採用種種卑鄙毒辣的手段，挑起“文革”式的群眾鬥群眾，動用大量武警，無辜拘留關押毆打法輪功學員，致使千千萬萬的家庭被

害得妻離子散。自1999年7月鎮壓法輪功以來，至少有252位法輪功學員死於拘留所、轉化班和勞教所(截至7月8日)。在“一言堂”的中國，這些迫害事實不僅被掩蓋起來，而且還被國家宣傳機器歪曲。無一例外，警察稱是“自殺”或“死於心臟病”；而死者家屬稱死者身上有明顯的虐殺痕跡。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曾說對法輪功學員“打死算自殺”。

六月飛雪定有奇冤

索的勒痕。這是繼大法弟子陶洪升、劉秀榮、劉書松、趙新年被迫害致死後，石家莊犯罪警察的又一滔天罪行。5月30日當天，石家莊連日的火爐高溫忽然驟降，一時間寒冷異常，風景區河北省靈壽縣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舉城百姓都異常驚恐，到處議論紛紛：六月飛雪，定有奇冤。

法輪功學員左志剛，男，33歲。在石家莊一家電腦公司工作。2001年5月30日，石家莊公安局、“610”小組等人突然竄到他的單位，把他非法抓至石家莊橋西區公安分局。當天就被這伙兇煞進行刑訊，毒打致死，屍體傷痕累累，一隻耳朵呈黑紫色，後背腰部有兩個方形的大坑，脖子上有很細的繩

又來了？正道不行，百姓遭殃啊！”

“媽媽告訴我：一個月來，記不清多少人到家裏來，誰都給送了甚麼東西，留了多少錢。開始還能記得住，後來記不過來了。你可不能辜負了大家的一片心呀。”

“真沒想到我的事牽動了那麼多人的心，每當想起這些人和事，我都受到感動和鼓舞。我趙輝，一介書生，三尺微命，平時寡言少語，不善交際，一無權，二無錢，人們為甚麼無條件地幫我？不是我有多大能耐，多了不起，是我的被抓喚起了他們埋藏在內心深處的良知善念、他們不滅於心的正義感，這良心使他們堅強有力，使他們有清醒的判斷，使他們堅決地站在正義一

邊，使他們的心因為善良而變得偉大。”

趙輝的話觸動了我的心，我感到內心也衝動著一股熱流，我為自己感到慚愧。我曾經對法輪功的事漠不關心，一心搞我的研究，衣食住行，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一輩子就這樣，“難得糊塗”，正義呀真理的，於我何干？這大概就是愛因斯坦說的“豬欄理想”吧。人怎麼能混同於動物呢？與趙輝們相比，我還能稱為人嗎？想到這兒，我不禁打了個冷戰，多可怕呀！

趙輝說得對，人心因善良而偉大，只有保持善心，才能領悟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轉載明慧網
www.minghui.ca)

兇。要受法律的審判。
參與策劃“自焚事件”的一些國安人員，他們也知道法輪功會有平反的一天，他們知道江澤民、羅幹心狠手辣會殺人滅口，已經把事件的過程寫成報告和

内幕曝光

錄音磁帶交給親戚保管，以備萬一。希望全世界正義善良的人們都能看到公審江澤民、羅幹這一天的來到。

打昏，燒死 = “自焚” — 湖北白果鎮驚傳公安火化活人

截止2001年6月21日，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鎮的公安人員將四名法輪功學員活活打死，其中一人被打得奄奄

一息後，被拖到當地名為金源廣場的政府門前活活燒死，並向圍觀的群眾宣稱是“自焚”。另外，他們還把白果鎮的兩名大法學員綁在摩托車後快速飛駛，在地上拖拉大法弟子。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鎮“610辦公室”以政法書記徐世前為首的鎮幹部主辦的非法強制洗腦班的犯罪經驗被當作典範在麻城市推廣。

最近媒體報導中國公安部發出密令，指示下級單位，打死法輪功學員，應不問身源，就地火化。觀察家認為，白果鎮事件中地方官員毫無忌諱的行為，應有來自高層的鼓勵或者壓力。

天理昭彰，迫害法輪功的邪惡之徒正在受到現世現報的懲罰，麻城參與打死四名法輪功學員的公安人員之一當晚就死於非命！

人心因善良而偉大

文 / 仲義

鄰居趙輝，善良真誠，和我在一個研究所工作。上個月，他因為法輪功的事被抓，送進看守所，關了一個月，經單位保釋出來。和我講起這段經歷和感受，心潮澎湃，感慨萬千。他說：“說吃苦受罪，我倒不覺得怎麼樣，給我感觸最深的是：無論在哪裏，在任何艱難時刻，人只要還有善心，就會發現善心，就會領悟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我發現，‘人皆有善念’這話不錯。就是死刑犯，他也有善心萌動的時候。耶穌臨死時，旁邊那個竊賊不就是因為動了善念得救了嗎？我遇到的正直善良的人很多很多。”

“有一個民警悄悄對我說：‘你們法輪功偉大，堅持真理，不怕死。XX黨要都學法輪功，絕不會腐敗，社會也不會這麼黑暗。人心都在法輪功這邊，你別灰心，堅持到底，天快亮了。’”

“一個犯人看我整日心平氣和，不怨不悔，很願意和我接近。一天半夜，他起來叫我，問甚麼事，他說：‘天清體透乾坤正’下一句是甚麼？我說：‘兆劫

已過宙宇明’。他默念幾遍，滿意地躺下睡了。他說：‘你們老師寫的詩真好。’“古人誠而善，心靜福壽齊。”真好。認識了你，知道了這麼多道理，我這趟監獄沒白蹲。’”

“家屬給犯人送衣服、存錢，號裏叫‘送溫暖’。開始不允許給法輪功送，經過努力爭取，可以送了。在不允許送的時候，我收到了兩包衣服。一包是單位派人以集體名義送去的，一包是一位不知名的幹警以我妹妹的名義送的。號裏的人說：‘你人緣真好，不認識的人都給你送東西，明天我也煉法輪功。’”

“所領導親自跑到局裏要人，好話說了一大車，他們都知道我工作十多年，表現突出，講話也硬氣。其實這些領導我基本沒甚麼來往，有的面都沒見過。敢於在這種情況下出面為我說話，可見他們的正義感和善良本性。”

“二單元的王姐，下崗三年了，孩子上學，只有愛人工作。聽說我被抓，馬上拿出存摺給我媽，說：‘孩子媽媽又不家，這錢

你們先用，別讓他受苦。’還有李大媽，三天兩頭跑來陪我媽聊天，安慰她，幫著照顧孩子。老人家飽經風霜的臉上慈祥的笑意中，蘊含著多少關切與無奈。”

“我天南海北的同學，遠隔重洋的朋友，不斷打來電話詢問，為營救我出謀劃策。有一位同學的愛人是某市專管法輪功的，說你們那兒怎麼那樣，我們這兒都理解，‘教育教育’就行了，幹嗎關人家，又不是犯罪，實在不行到我們這兒來吧。”

“一個同學說：‘我真佩服你！你有信仰，有骨氣，活得有意義。不像我們，庸庸碌碌，無所作為。我支持你，同時為你擔心，不願看到你受苦。你千萬注意保護好自己。’”

“我媽媽對甚麼都不太感興趣，只求平平安安過一輩子。以前跟她說法輪功遭鎮壓，她不信，還說政府讓幹啥就幹啥。這次她不這麼想了，她知道抓好人、打好人不正義，不再跟著政府唱了。我的事對她老人家打擊最大，她怎麼也想不明白：我兒子是好人，他沒錯呀，怎麼說抓就抓起來了？文革